

清河壯士酒未醒

忽在崗頭偶相迎

上下尋人虎飢渴

撞着猱獐來撲人

虎來撲人似山倒

人去迎虎如岩傾

臂腕落時墜飛砲

爪牙搥處幾泥坑

拳頭脚尖如雨點

淋漓兩手鮮血染

穢污腥風滿松林

散亂毛鬚墜山巉

近看千鈞勢未休

遠觀八面威風減

身橫野草錦斑消

緊閉雙睛光不閃

當下這隻猛虎被武松沒頓飯之間。一頓拳脚打的動不得了。使的這漢子。口裏兒自氣喘不息。武松放了手來。松樹邊尋那打折的稍棒。只怕大蟲不死。向身上又打了十數下。那大蟲氣

都沒了。武松尋思。我就勢把這大蟲拖下崗子去就。血泊中雙手來捉時。那里提得動。原來使盡了氣力。手脚都踈軟了。武松正坐在石上歇息。只聽草坡里。刷刷刺刺响。武松口中不言。心下驚恐。天色已黑了。倘或又跳出一個大蟲來。我却怎生關得過他。剛言未畢。只見坡下鑽出兩隻大蟲來。說武松大驚道。阿呀。今番我死也。只見那兩個大蟲。于面前直立起來。武松定睛看時。却是個人。把虎皮縫做衣裳。頭上帶着虎磕腦。那兩人手裏各擎着一條五股剛叉。見了武松倒頭便拜。說道。壯士。你是人也。神也。端的吃了總律心。豹子肝。獅子腿。膽倒包了身軀。不然如何獨自一個。天色漸晚。又沒器械。打死這個傷人大蟲。我們在此觀看多時了。端的壯士高姓大名。武松道。我行不更名。坐